

## 春联写出新情趣

□ 沈兴耕

手。这两年，趁着带孩子回农村过春节的机会，我与家人多次议论过此事。“是的，早就应该这样做了！”老爷子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这可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一桩心愿啊！

然而，当我提出具体方案后，听到的却是一片叫苦不迭之声。事实上，它只不过是“联墨合璧”的一个放大版，即：春联不光自己写，全家每个人都要写；内容自己“创作”，而且要与自己的身份相符！“这个，太难了！”“没写过对联啊！”“我的字不行，上次什么时候拿的毛笔，都不记得了”……

“各位不要有畏难情绪嘛！对联的内容怎么样，书法好不好看，真的不重要，尽力而为就行了，重在参与。我这不也是为了我们的‘集体创作’有点新意吗？再说了，哪个倘若确实有困难，还可以找‘枪手’啊！”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最终结果还算不错。当时在家的9个人，除了年近九旬的老母亲（文盲），其他8人，上至90多岁的老爸，下至弟弟不到10岁、正上小学的孙子，均按时交出了一份基本合格的“答卷”，让我颇感意外。不过，一老一小两人写的两副春联，文本分别由我和儿子代拟。

这些“自创春联”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两类。

其一，“综合性”的，如大门春联。也就是整栋房子正门上的春联，因其“管总”，所以最为重要，经大家推举，由我负责草拟并书写。

考虑到全家成员构成及职业特点，我将“门堂”（两扇大门）的春联确定为：“八行并梓四世同欢”。这上联中的“八行”为概数，多的意思。倘较真，也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如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家政工作者”……下联写实，不多说了。第二年，为保持连续性，只是在此基础上作了一点调整：“四世同堂同乐 八行并进并优”。字面上看，既是实情，也寄托了希望。

而“门框”的春联则分别是：“苍栢修篁村上合 农家试作小康人”“盘龙山里思天下 金台园中念故乡”。需要说明的是，前一联是我20年前《祝贺山里老家新房落成》小诗的后两句，偷懒直接拿过来了。小诗的前两句是：“盘龙山里稻梁陈，茅屋楼房次第新”，由于不符合对联格律，便作了点修改，这就成了现在的后一联。

横批为“耕读传家”和“再接再厉”。

其二，“专业性”的，如侧门春联。这里主要是指各自居住的房间之门，上面贴的春联即为房主的独创之作。按内容划分，多数属于“行业联”，如“老者不服老 新人敢创新”“创业艰辛当励精图治 生意难得应砥砺前行”“笃信此生非独步 践行正念有始终”“淡饭清茶有滋味 明窗净几是安居”……

我的房门上前后贴的两副对联：“著文辗转求精特 编辑纵横辑妙奇”“组版情牵山水画 制题意接汉唐诗”，也属此类性质。它们是笔者若干年前写的“办报感怀”（之一）小诗中的“颌联”与“颈联”，后者还曾受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位著名老教授的夸赞，认为此两句“形象道出了编辑功底的重要性，可以作为编辑的座右铭”。这个评价让我很是不安，当然，私下里也激动了好一阵子！

在这组春联里，也有被制作成“嵌名联”的，如“三阳开泰 金鸡报时”等。

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中国人过春节一个极为突出的标志性民俗！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更是必需的。这一回，我们全家集体自创春联，不但写出了新形式，而且写出了新内容，同时写出了新情趣！

手。这两年，趁着带孩子回农村过春节的机会，我与家人多次议论过此事。“是的，早就应该这样做了！”老爷子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这可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一桩心愿啊！

过春节，自己写春联，这项传统习俗，在我们家又重新恢复了！而且老少四代，共同创作，一起挥毫！虽然作品质量不算上乘，品位难言很高，但也是韵味浓浓，情趣多多。

故事还需从儿时说起。记得在农村老家，每到年关，家家户户总要上街买红纸，请人写春联。那几天，能写一点毛笔字的人，“吃香”得简直让人羡慕，自然，也忙得不可开交。

家父年少时曾断断续续念过几年私塾，字虽认不得几个，却可以手捏毛笔，“照着葫芦（联书）画瓢”。这在我们那一带的人家中，已经算是很难得了！所以，左邻右舍上门请写春联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老爸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他刚记事的时候，有一年过春节，大雪下了几尺厚，家里没人会写字，又无法出门请人写，最后只好在门上贴红纸。这可否视为一种另类的“无字联”？

或许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孩子们“写大字”。大约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开始练习毛笔字。紧接着，家里和周围乡亲们的春联，就主要由我这个小学生来写了。年复一年，“成就感”也与日俱增。心里还不时地想，这岂不是展示本人“书法艺术”的好机会吗？离开农村后，已很难保证常回老家过春节了，写春联的任务便落到了弟弟肩上。

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商店里竟公开地卖起了春联，有的甚至免费奉送，尽管上面一些商家的冠名和标识无不广告嫌疑。如此，为图省事与省心，越来越多的人家，包括那些有文化、能写字的人家，慢慢地，都不再自己写春联了。我家也不例外。

从专业的角度讲，买来的印刷春联，多数情况下，比自己写的可能要养眼一些。但问题也同时出现了：这家与那家，上房与偏房，春联的内容都差不多；有的门堂与门框上的春联，写的也一模一样！文字千篇一律，风格单调乏味，可以说是此类春联的一大通病。

多少年来，每每见此，老头子总是摇头叹气。当然也不忘顺便带批评一下自己的儿孙：这些孩子书是越念越多，人却越来越懒，过春节“门对子”都不愿意写了！

想想也确实如此！就拿自己来说吧。自打进城，基本上就与毛笔告别了。理由很多，如单位工作忙，没时间；家里房子小，没书桌……并自我安慰，等以后有条件了再补课！

其实，写春联，贴春联，并不仅仅是一个“勤”与“懒”的问题。作为中华民族已流传千余年的重要习俗，它还是世界上一种最大规模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对于在民间倡导新观念、传播正能量，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由此看来，要想家里的春联拥有个性与特色，还真得自己动



今天是除夕，在这个阖家团圆共度新春佳节的美好日子里，我们特邀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为本版题字“新年好”作为刊头，向各位读者拜年！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本版作品能给您带来更好的审美体验。

本期的几篇文章围绕过年主题，视角各异。沈兴耕的《春联写出新情趣》聚焦写春联这一传统民俗的时代变迁，在全家齐动手写春联的活动中，节日的气氛喷薄欲出。王彦的《春节：微妙

——编者



《富贵白头》

齐白石绘

## 磕头的故事

□ 冯兆龙

当今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还有谁在给父母磕头拜年？似乎不多了，最起码我身边的朋友几乎没有了。他们有的不好意思，有的不习惯，有的还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过在我们家，给父母磕头拜年已经成了传统。

我幼时生活在农村，记得那时每到大年初一，放完鞭炮，吃完饺子，我们兄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那时我们家成份是地主，磕头拜年怕让别人看见，就把大门关起来。可大年初一这天，爷爷奶奶满脸笑容端坐在堂屋中央，非常享受着孙儿们的跪拜。我们跪在地上两手扶地，磕头三次，口中还念念有词地祝福，然后，爷爷奶奶就给我们块儿八毛的压岁钱。那时父母不让他们磕头拜年，只让说句新年祝福的话就行了。现在想来，那时父母可能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敢像爷爷奶奶那样欣然接受我们的跪拜。

后来，我们落户进了城，大哥大姐也结了婚，再到过年给爷爷奶奶拜年时，也许觉得我们都长大了，他们就不让再磕头了，但压岁钱还是照给的。

爷爷奶奶去世后，我们就不再回乡过年了，大年初一都回到居住在城里的父母家。母亲做一桌菜，大家围坐在一起，说笑畅谈。吃完饭打牌前，父母先要给几个孙子发压岁钱，孙儿们鞠躬，说一句新年祝福的话就完事

了。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要孩子们给他们的爷爷奶奶磕头拜年。

这些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团圆饭也很少在家做，而是到饭店包餐。记得父亲退休的那一年，在饭店吃完团圆饭，到了拜年发红包的环节，大哥对我们兄妹说，爸妈辛苦了一辈子，如今都退休了，也该享享清福，从今年开始我们是不是恢复老传统，给爸妈磕头拜年。这个提议一提出就得到了我们一致赞同。母亲使劲摆手说“不用，不用。”可我们坚决不依，簇拥着父母坐到沙发上，排成一行，齐刷刷地跪在父母面前。大哥代表我们说：“祝爸妈新年愉快，身体健康。”然后我们双手扶地郑重地给父母磕了三个头。看着眼前的儿子儿媳女婿，第一次享受儿女的跪拜，父母面泛红光，又激动又高兴，母亲的眼角还微微泛红。她没有料到都已经四五十岁的儿女们会给他们老两口磕头跪拜祝福新年，急忙在口袋里掏钱准备发红包。

大哥笑着说：“爸，妈，我们磕头表达的是孝心和感恩，压岁钱就免了。”大家一阵哄笑，起来后，孙子孙女们也像我们一样齐整整的跪在爷爷奶奶面前，每人说一句新年祝福语，然后领取一份压岁钱。随后，我们兄妹按照大小也轮流坐在沙发上，依次接受孩子们的磕头祝福。

从那以后，每年大年初一给

父母磕头拜年就成了惯例。我把磕头拜年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后，朋友们都是点赞，说我们一大家的亲情让人羡慕。其实，要说孝顺不孝顺并不在于磕头，磕头无非是旧时的一种礼节罢了。我们给父母磕头拜年只是表示尊重和祝福，只是想让孩子们懂得长幼有序，知道孝道，也烘托一下新年的气氛。

大前年是母亲的80寿辰，我们提前半年就开始酝酿怎么操办寿宴，在兄妹间无次的电话沟通和见面商榷中日渐成熟。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每家都要上台给父母磕头祝福。那天，父母双双坐在大厅中央，我们兄妹五家依次轮流上前。大家俯下身，匍匐在地虔诚地给父母磕了三个响头。头磕下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是虔诚、恭敬和感恩。那一刻，我也感到了父母的艰辛、不易和伟大。望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女，媳妇、女婿，孙子、重孙，父母一生的辛劳在此时都化为幸福。是啊，还有什么比儿女懂得孝敬更让人满足？还有什么比儿孙满堂更让人幸福？

在现代社会，磕头就是个形式，春节给父母磕头拜年也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它是儿女们最自然、最无所拘束地表达孝心、心怀感恩的天然机会。磕头拜年是一种传统礼节，不管我们是坚守还是改变，只要内涵还在，都值得庆幸。

□ 王彦

## 微妙的边和转折

从小到大，我也经历了十几个春节，可为何每次都乐此不疲、欣然迎之？读到顾城的诗句“最美的是界限/微妙的边和转折”，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

人源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运行，也遵循着自然的时序，春来暑往，秋收冬藏，四季流转，韶光更替。我们期待春节，某种意义上，也是希冀一种时间上的转折，期待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对我们东北人来说，春天的意义尤其重大，它宣示着漫长难捱的寒冬结束了，春姑娘袅袅娜娜地拂去封印，将冰封的荒原大江解冻，将我们从“猫冬”的日子里唤醒。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春节恰是这温暖序幕的开启，是告一段落的闲适，也是中国画中的留白。当我们结束了一年辛苦，盘点收成，蓄势再出发；当我们趁着节日走亲访友，觥筹交错间，情谊更深长；当母亲在厨房进进出出，忙活出一桌熟悉的味道；当新年的曙光跃出地平线，那一刻，大地之上，草木发光，每一个迎接它的脸庞，都带着新生的喜悦。

春节，也有着空间上的微妙味道。平日里大家天南海北，各忙各的，但这个节日总要回家，就像每看到雪落，便勾起一地乡愁，想起了东北老家，想起了90多岁依然颠着小脚忙年货盼儿归的奶奶。哪怕时代在变，除夕晚上赶回家吃年夜饭，仍是许多人默守的老理儿。当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高铁、飞机大大提速，愈发便捷，更让春节的地理空间生发出新意，比如一家人旅游过年，成了一种新年俗。国家旅游局的一份数据显示，去年春节，全国接待游客超过了3.86亿人次，比往年再创新高。此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国门，遍览世界风光。同样是2018年，有近200个主要城市的居民，选择到全球68个不同国家和地区过年。与此同时，“中国年”也吸引不少国外友人远道而来。比如在西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地的200多位外籍友人同登西安城墙，与中国人一起过新年，品味年俗。不远千里归故乡，或是走出家门看世界，只要与家人一起，在哪儿都是年，这不拘一格、不拘一地的选择，让中国年，让家文化有了更丰富的空间承载。

除了时空的跨界意味，春节也折射着我们心境的变迁。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我们又都添了一岁，上小学的女儿盼着快点长大，年人古稀的母亲渴望时光倒

流，而我和先生也已进入不惑之年，回首走过的每一寸光阴，眼前铺开一段崎岖心路——有闯关成功时撒下的笑声，也有悲伤失落时默默遗落的泪水，有结婚生子的欢欢喜喜，也有锅碗瓢盆的磕磕碰碰，有他乡逢故知的激动难眠，也有生离死别的痛彻心扉……然而，不管过去顺达与否，都无须计较，安心领取而呈现在。

当春节再次来临，请认真地给自己按下“重启”键，未来还在脚下延伸，路上依然难免苦痛挣扎，难免希望与失望交织并存，但负载辞旧迎新寓意的节日，总能布撒德泽，让我们两血复活。又想起了小时候在零下30多度的东北，即使冻得鼻涕一长挂，但绝对不会哭鼻子，反倒是更激起了我们团雪球、打雪仗的豪情和偏要在冰天雪地里吃雪糕、啃冰糖葫芦的倔强。如今，虽已不在东北生活，但浸入骨子里的这股劲儿从未丢失，新的一年，它将继续伴我跋山涉水，再展人生新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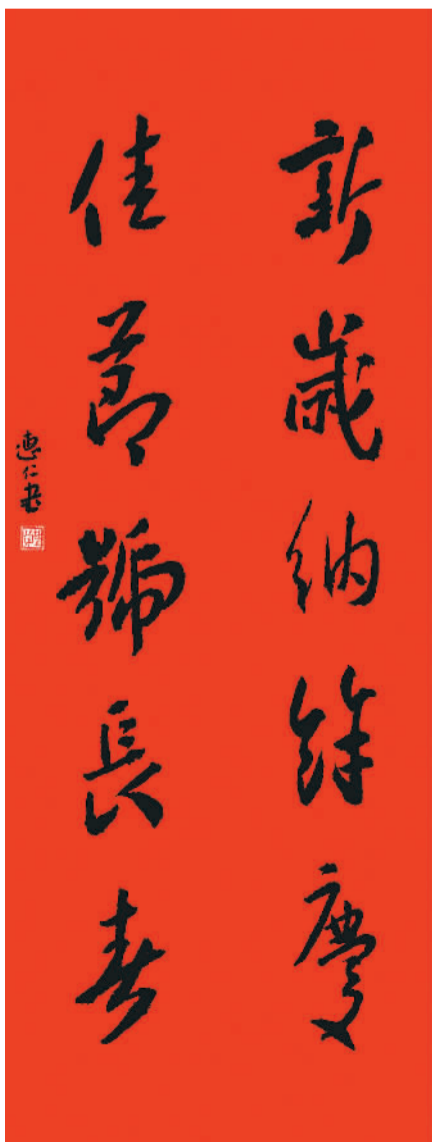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和我们一起种桃李种春风

## 老家的阳光

□ 李昌鹏

腊月晒的豆腐里，有阳光的味道  
在异乡拿它下酒咬嚼吮香  
那香味在用老家口音喊叫  
吃一口  
家乡的阳光一缕一缕从我嘴里飘出来了



新岁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

汪惠仁书